

中西方文学中女性意识分析——以杜丽娘与朱丽叶为例

李梓怡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杜丽娘与朱丽叶是同一时代下两位久负盛名的戏剧大师笔下的经典人物。杜丽娘出自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她在剧中被定位的生活背景是南宋时期，即大概在 12 世纪上半叶到 13 世纪下半叶。但实际上，剧中所反映的多为 16 世纪明代的人文风气和社会背景。朱丽叶则出自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其生活背景大约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即 14 至 16 世纪时期。二者是开在同一时代下的两朵双生花，各有其特殊的时代风貌，又不约而同地在女性人文精神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本文以杜丽娘与朱丽叶为例，分析探讨二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女性意识 中西方对比 杜丽娘 朱丽叶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一、二者创作背景

文学是扎根于现实沃土中的人类精神之花。如果离开现实，那文学就会失去其生命力，变得苍白枯萎。分析文学作品也一样离不开分析其时代背景，如果脱离一个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空谈分析，那就是纸上谈兵，那分析作品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牡丹亭》是明朝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完稿，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西方最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脍炙人口的爱情悲剧，其创作时间没有确切的说法，大体在 1595 年至 1597 年。二者创作时间十分接近，其故事情节及体现出的女性挣脱封建束缚与压迫，勇于追求爱情的创作观念也不谋而和。但二者毕竟是由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的，所以在对比杜丽娘与朱丽叶二人之前，有必要对这两本书创作的社会背景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首先说《牡丹亭》。宋代时，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统治者急需转移国内矛盾，加之朱熹、二程等人提出“理”这一概念，认为天理即道德。儒学在这种环境下就异化成为僵化的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女性作为封建王朝时代的弱势群体，自然就受到更深的束缚。其价值观念逐渐从追求个人价值转变为成为德行楷模。及至汤显祖生活的明代，这种压迫被进一步固化和加深了。元明时期，理学日益兴盛，占据统治阶级的男性群体强化了“贞节”“三从四德”一系列观念，用以打压、否定、剥削女性。这种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迫极为严重。据董家遵先生统计，明代节妇烈女的数量高达八千余人，接近历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总在发展之中。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社会意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包括汤显祖在内的文人们从天理的镣铐下醒来，开始反对僵化的理学，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些人将目光转向了思考“人”的问题，也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女性作为长久以来被洗脑的“道德标兵”，自然格外受到关注。

其次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创作背景与前者有相似之处，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处于神权和王权的共同统治之下。教会和王室为了更好地剥削压榨人民，便垄断知识以禁锢人们的思想，还大肆宣扬“人生而有罪”及“赎罪论”等一系列愚民理论。中世纪甚至爆发了臭名昭著的针对女性的“猎巫运动”，数十万无辜女性当成女巫处死。莎士比亚创作此剧时正处于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封建社会逐步解体，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活跃。为了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以人文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向封建社会发起了进攻。思想家们推开了挡在眼前的“神教”和“王权”两座大山，转而把目光投向人本身，主张解放自身的个性，肯定现实的生活，否定虚幻的幸福。顺应着这样的思想潮流，莎士比亚创作出了朱丽叶这一经典女性形象。

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以主体的身份实现对自身价值、社会地位和生命本身的自觉认知，将女性还原为与男性地位同等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①女性同男性一样，都是独立的个体。觉醒女性意识，从浅层次来说就是觉醒女性自我意识。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笔下，杜丽娘和朱丽叶两位女性都由于天性受到压抑，自由受到束缚而感到痛苦，出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

杜丽娘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杜宝是名儒高官，母亲是规矩甚严的大家闺秀。这样的家庭就注定丽娘从小就会被各种规矩束缚。父亲杜宝曾训斥丽娘说：“你白日眠睡，是何道理？”^②《牡丹亭·闺塾》一出中丽娘也借训斥丫鬟说出：“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③不仅如此，这种森严的规矩还束缚着人看什么书的内心。女子看什么书，说什么话，想什么事都有着严格的界定，稍有出界，便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这些规矩强行将她们塞入“大家闺秀”的模子，剥离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得女性成为一个个温顺而又惯于自我束缚的玩偶。

可人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的思想，对自我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丽娘作为一个青春鲜活的少女，虽自小规矩加身，但心中始终保留着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她不言从长辈的思想，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父亲杜宝请来的老师陈最良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讲述的是后妃之德，特意将其作为第一课的讲授内容，意在教育丽娘要遵守封建社会中的女德。但丽娘却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首爱情诗。她渴望美好的爱情，但又困于封建道德伦理的枷锁，因此总是无端的感到烦闷。她想要借游园放松自己的心情，却感春伤怀，由春感情，叹息自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婚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④丽娘作为闺阁小姐，无法接触外男，便只好借梦境来寄托自己的精神，与书生柳梦梅在梦中定情约会。但梦境中的满足并不能弥补现实的空虚，她的精神渴望着爱情，身体却只能呆在杜宅中做一言一行都符合闺范的大家闺秀。这种矛盾撕扯着她，最终导致她相思成疾，因情而死。丽娘死后被埋在后花园中，但她的精神还没有消亡，地府判官感念她用情至深，特准许她还魂，她在梅花庵中与柳梦梅相认，互定终身，又因情而生。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梦中相会意味着丽娘在精神上已经走出了闺阁，跨出了追求自我的重要一步。她勇敢地跨过了封建礼教的界限，她没有遵从封建社会的女德，没有对情爱避如蛇蝎，没有用底层规矩将自己束缚成木头人。丽娘内心深处有着一个人类的正常欲望，她渴望情，追求爱，情愿为爱而死。甚至即使是死后，她也还在为自己的爱情抗争，最终得以感动地府判官，还魂于人间与柳梦梅相认相守。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爱而生是全剧的高潮部分，也是她女性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汤显祖笔下的丽娘，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花花草草，她热爱有生命力的一切事物，是一个冲破旧束缚积极向上的女性形象。杜丽娘身上有着封建社会所不容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反叛精神，这种反叛精神正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也是她人格魅力之所在。

朱丽叶与丽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她们二人都出生于贵族家庭，这种家庭给她们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给她们带上了无形却无处不在的镣铐。她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循规蹈矩。但她们二人也有许多殊异之处，朱丽叶所处的时代比杜丽娘稍微开放一些，朱丽叶虽然也受礼法的限制，但那时已经允许男女公开交往。可不幸的是，朱丽叶所在的凯普莱特家族与罗密欧所在的蒙太古家族互相争斗，积怨已久。世仇以及长辈的固执横亘在朱丽叶与罗密欧之间，使得他们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最终二人选择以死抗争，共赴黄泉。

朱丽叶有着西方人的直白大胆，她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对罗密欧的爱意：“幸亏黑暗替我罩上了一层面幕，否则为了我刚才被你听去的话，你一定可以看见我脸上的红晕。我真想遵守礼法，否认已经说过的言语，可是这些，现在只好一切置之不顾了！”^④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体现在她的行动中。朱丽叶的父亲不允许她与罗密欧在一起，但长辈的命令无法阻挠两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朱丽叶与罗密欧毅然冲破了世仇的藩篱，决定在一起私奔。在私奔失败后，爱人服毒已死时，朱丽叶也毫不犹豫地追随着爱人而去。她虽然没有能和罗密欧相守一生，但在我看来，她的爱情是圆满的。爱情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在于她与扼杀自己的恶势力的搏斗中，敢于无畏地求援于人间最可惧畏然而最可靠的朋友——死神。爱情一旦与死神结为朋友便无所畏惧。^④朱丽叶希冀着爱情的美好，也同样热爱着生活，她是热烈而奔放的“娇红”，是生机勃勃的春花。但这并不意味着朱丽叶畏惧死亡，相反，死亡恰好是其生机最旺盛的时刻。莎士比亚在剧中也借罗密欧之口称赞她的坟墓为“一个灯塔”“胜利的坟墓”。朱丽叶以死亡来抗争礼教的束缚，这是她为爱情，为自我抗争的最后一击，当她死亡的那一刻，她的精神就真正迈向了自由的国度。

三、女性自我意识对比

杜丽娘与朱丽叶同样是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受害者，也同为追逐爱情与自我的飞蛾，但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及中西方思想的差异，她们所采取方式和结局也有许多之处。

杜丽娘所处的时代深受理学影响，女性自小被教导三从四德，礼义廉耻，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尤其深重。在那个时候，女子不能见外男，不能随意出门，甚至不能随意地逛自己家的

园子。女子完完全全成为男性的附庸，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都只能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婚姻大事更是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不允许在婚前自己生出渴望爱情的念头，否则便是不知廉耻，为家族蒙羞。女子的爱情与婚姻分离，取而代之与婚姻捆绑在一起的是忠贞顺从。爱情作为能催生女子自我意识的不稳定因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违禁品，被束之高阁。杜丽娘的母亲看到女儿衣裙上绣的成双成对的鸟儿都要责怪女儿“花鸟绣双双”。自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丽娘的天性受到压抑，她所有自然的天性都被名为规矩的锁链层层缠绕，然后关到名为闺阁的牢笼里。丽娘想要冲破这种束缚却无力反抗现实，所以她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无端感到烦闷，游园时感叹道：“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④她想要追寻自我，释放天性，却被封建礼教所束缚。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杜丽娘与柳梦梅不可能像朱丽叶与罗密欧那样在现实世界中大胆地相爱，自我与现实礼教的矛盾撕扯着她，她只能在梦境中寻求片刻的安宁，在梦中与柳梦梅定情。杜丽娘追求爱情自我是借助于虚幻的梦境来进行的，这也是汤显祖借杜丽娘与柳梦梅之情在讽刺现实社会不通人情，严苛死板的礼教。

相对于《牡丹亭》的死后相爱的故事情节，《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在情节上设为相爱不成以致殉情的方式来表现故事的中心内容和对封建思想的大胆批判。^⑤朱丽叶相较于杜丽娘来说，要大胆勇敢得多，这得益于其所处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人们的思想已经初步解放，所以朱丽叶能够鼓起勇气与罗密欧私奔，甚至敢于违抗父命，在神父主持下与罗密欧秘密结为夫妻。朱丽叶的爱是勇敢且毫无保留的，她甘愿为追求爱情自由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份，财富，家庭甚至生命，所以她在假死醒来看到爱人罗密欧服毒殉情时，毫不犹豫地追随爱人饮剑自杀。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与罗密欧之死来歌颂他们跨越阻碍，勇于追求爱情的无畏精神，也借此批判了不知变通的顽固家长对年轻人的迫害。

二者追求爱情的方式不同，其结局也截然相反。杜丽娘在起死回生经历过一系列波折后与柳梦梅有情人终成眷属。朱丽叶与爱人私奔失败共赴黄泉。这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念息息相关。中国人深受儒家“以和为贵”观念的影响，喜爱大团圆式的圆满结局，所以在《牡丹亭》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虽安排杜丽娘死去，但这只是追求爱情自由的一种手段。她最终还是起死回生，与柳梦梅之间的爱情也得到了父母的认可，家人团聚，其乐融融。这个结局是典型的中式大团圆喜剧结尾。

而西方人则认为悲剧更具有深刻意义，不美好的结局更能振聋发聩，死亡也是另一种圆满。所以作者安排朱丽叶在勇敢的抗争失败后，毅然决然同罗密欧殉情。这是全戏的结尾，也是全剧的高潮。这个结局毫无疑问是悲剧性质的，但悲剧中又蕴含着一些喜剧意味，在全剧的最后，莎士比亚用二人的死使得两家终于放下世仇，握手言和。从结局上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带有喜剧意味的爱情悲剧。

《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二者虽在过程处理与结局等方面各有中西方文化的特点，但二者作为同一时代下的两部戏曲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女性的人文主义关怀，肯定了女性追求情爱的无畏精神，赞扬了她们在觉醒自我方面实现的突破，鼓励她们追求爱

情的进步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压迫。这在当时十分具有进步意义,直到现在,杜丽娘与朱丽叶也依旧是人们心中勇敢追求自我的进步少女,《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依旧是中西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财富。

参考文献

- [1] 盛颖涵.《中西戏剧中的女性意识比较——以<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3月70-74页.
- [2]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6年.
- [3] 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 [4] 段鼻卉.《人文思想下关照下的汤莎女性题材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古典文学漫步》2010年第9期.
- [5] 李丹.《中西文化互关下的<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7月117-120页.

An analysi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 A case study of Du Liniang and Juliet

Li Ziyi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450000)

Abstract: Du Liniang and Juliet are classic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of two famous drama masters of the same era. Du Liniang is from Tang Xianzu's The Peony Pavilion. Her background in the drama i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first half of the 12th century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3th century. But in fact, the drama reflects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6th century. Juliet is based o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and its background is about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that is, the period from the 14th to the 16th century. The two are two twin flowers opened in the same era, each has its special style of The Times, but also has the same in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women. This paper takes Du Liniang and Juliet as example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m.

Keywords: Female consciousness, Western contrast, Du Liniang, Juliet